



年里乡情

□程远河



熬年

□如水

“熬年”雅称“守岁”。最美的熬年记忆莫过于儿时。

从前住在乡下，除夕下午就把过年的一切事情收拾停当，门框、门扇贴了对联、门神，再折几束翠绿的柏树枝插在门楣横批的两侧，柏枝向上翘着，像极了门神的眉。庭院洒了水，拿扫帚细细地扫，似风吹过般干净了。少顷，翠柏湿湿的微香夹杂些许湿湿的浮尘味在院中充盈。斜照里，那对子的红、柏叶的绿、土墙土院的黄便交织着，小小的庭院就被泛起的黄晕罩住了。不管一年里的日子是什么颜色，此刻都被晕染得橙黄鲜润，小院顿时生动起来。

掌灯时分，堂屋正面墙上展开卷了一年的族谱挂轴，条几上摆了供品，香炉里燃了四炷香。跪地磕头后，爷爷望着袅袅轻烟说，老祖宗循了这烟就回来过年了。说这话时，爷爷一脸的虔诚和庄重，一丝惊惧却悄悄从我头皮滑过。堂屋的火盆里早已跳动起欢快的火苗，把围盆而坐的家人的脸舔成橘红。偶尔有邻家叔伯来串门，那是提前来给爷爷拜年的。话题自然就由自家扯到邻家，继而延伸到邻家在邻村邻乡甚或更远的亲戚家。我觉得爷爷很神，他咋就知道邻家恁多事情呢？“喝口吧！”“喝口！”说到兴致高处，爷爷就取了铜酒壶、铜酒盅来，与邻家叔伯喝上一两盅。

熬年时，每过一阵子要到院子里放一次炮，或许是怕熬得倦了，提提神吧。在我的记忆里，熬年的兴致似乎以祖孙两代人最高，围着火盆熬到最后的两个人一准是我和爷爷。不过，有时我也不知熬到了几更天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去睡的觉，天快亮时，我被爷爷推醒：“该起来抢鞭筒了！”

噢，这么快就到初一了！也不是每个除夕都是“噢，这么快就到初一了”的。我做父亲时，爷爷已经去了，儿子又如同我一样绕着他爷爷我父亲的膝开始熬年了。可是，才两岁多的儿子就在那年过年时把他爷爷狠狠地伤害了一次，使得那个年的确有“熬”的意味了。那年除夕前一天，大家都在厨房里忙活，儿子跟了爷爷在堂屋里玩。调皮的儿子捉小猫未成，摔跤把手插在火盆里，左手无名指和小指严重烧伤。怎么办？农村的小诊所是没有能力处理这样严重的烧伤的。回部队吧，迢迢千里回家，就是为了祖孙三代一起过年的呀！望着父亲写满脸庞的内疚与自责，我惶恐失措。

一家人焦虑不安，在掩饰着内心的苦楚与相互宽慰中熬过除夕，熬过初一、初二，一直熬过初五。唉！年怎么这么长呢！当初五那天慢悠悠地走后，我和妻便带着儿子匆匆返回部队。由于前期处置不当，儿子的两个手指已经感染，在部队医院治愈外伤后，又在杭州进行了无名指肌腱整形和小指植皮手术，甚至多年以后，还一直在进行康复训练。20多年过去了，家人从不在父亲面前提及此事。

看来，团聚的年也不是全能熬出轻松欢快的味来。可不团聚的年呢？有一年熬年，我就让父母揪心地等待与牵挂着。那是1985年2月19日，我和我的战友们在南疆的山洞里熬年。赴滇参战已经半年，报纸、广播多次报道过半年间边地的大小捷报，所有参战人员的父母都在等待与牵挂中熬了半年多，只是这天的等待与牵挂浸满了除夕夜那独特的、无以言喻的滋味。指挥部洞外的山坳被几乎失控的枪炮声覆盖，那是战友们在以近乎宣泄的方式守岁，虽然这声音远方的亲人是听不到的，可在我们心中，它已经与崇山峻岭外的爆竹声声相应了。除夕夜里，我坐在指挥部用木板搭起的办公台前，握着沉甸甸的话筒向军后勤部报告：“伤亡情况：伤四人，亡三人。”放下电话，我已是心楚楚而泪潸潸了。此后的除夕，我总是想了法子奔回老家，与父母一起熬年，就是因了那曾经的等待与牵挂，那怕不全能熬出轻松而欢愉的滋味！

好像是命运的捉弄，越到冬天，我越是得迎着凌厉的北风出远门。严寒中挥别白发父母踏上火车时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，旅程的单调寂寞已是不堪，更何况无法确定归期！

迫近新年，父母的盼归之情开始疯长。当村里外出打工的人们陆续归来，一家家开始享受团圆之乐时，我的父母只能每天眼巴巴地到村头张望，企盼马家坡下有他们的儿子背着行李一跃一跃地进入视线。父亲说，那些日子他们夜夜入梦的，总是在山岭间冒着风雪行走的我。

还算不错，我终于能踏着除夕的鞭炮声，在暮色苍茫中回到家乡。各家的门上，早已被春联占据了。厨房里飘散出的香气弥漫在村庄上空，树巢里的小鸟陶醉了吗？山道上，我是最后的夜归人。

家里的黄狗叫了两声，跑过来扒在我的身上，亲热得不亦乐乎。兄弟们闻声出来了，后辈们也欢呼着从屋里飞出。走入院门，父母的眼睛一下子光芒四射，但嘴里依然责骂我：“浑小子，你还知道回来过年？”

乡下的新年总能给人那么多惊喜。村里新添了一架高高的秋千，那些胆大的姑娘小伙一个比一个荡得高，有的已经和横梁持平了。荡秋千的不害怕，看的人倒吓得合不拢嘴，胆小的干脆不敢看了。村里初五就开始唱大戏，十里八村的人都赶来了，比什么时候都热闹。孩子们更是哪里高偏往哪里上，让我看到年少的自己。远在青海的表姐也回来了，十多年没见，她已有了老态，但我们怎能忘记当年她给我们打毛衣、做靴子的辛劳，说啥也要她多呆些时日。大伯再过几天过八十大寿，子孙辈都回来齐了，准备给老人家隆重地庆贺一番……

其实，在我看来，春节主要是让我有了更能直接尽孝的机会。新年归来，江湖已在身后，未来还未可知，我尽可以什么都不想，什么都不做，让自己的心随着父母转。阳光很好

的中午，我搬来椅子让父母坐下晒太阳；夜里起来几次，给他们掖掖盖盖，给他们调一下电热毯的温度。听着他们踏实而均匀的呼吸，我很满足。

那些天人来客往，我帮父亲招待客人。与我同辈的亲戚中，这家的孩子已经比父母还高了，那家的姑娘刚参加工作，父亲看着、听着，每根胡须都漾着笑意。新年，他是我们这个大家族绝对的主角。

安闲下来，我和父亲便坐在上房说话。窗外，中天的明月映照着那片初放的迎春花。身边的炉火吐出红红的光焰，火上煮元宵的锅里咕嘟咕嘟地冒泡。

父亲对我述说着他新春的心愿。先要把弟弟刚从南方带回的两棵合欢树送到隔壁的小学校。这是村里几代人就读的学校，几个月前乡亲们好不容易才将破旧的瓦房变成了两层小楼。校园里花草树木很少，如今，那两棵小树就靠在院墙边，马上，它们将成为孩子们的邻居和伙伴。风过千山绿时，它们毛茸茸的粉红色花朵该吸引多少双黑眼睛？早读的时候，该有多少颗小脑袋簇拥在这花树下，一任清亮的童音抚弄小树的绿叶青枝？我故乡的小兄弟们，也会像我小时一样担心风把花朵吹走吗？

父亲又说开春想去瞻仰岳飞墓。岳飞是父亲最爱的人物。去年到汤阴岳飞故里看后，他感到不尽兴，想到杭州看看岳墓。父亲讲不出大道理，只说岳飞有良心讲大义。他不懂历史，不会发兴亡之叹，只要能静静地墓前站一会儿，摸一摸墓上厚厚的青苔，抓一把墓下已有千年的泥土，就满足了。

再忙我也要陪父亲完成这个夙愿。我眼前仿佛出现了父亲的背影：老人家于春日江南的蒙蒙烟雨中匆匆走向西湖边上的岳王庙，在那里流连忘返，久久不肯离去……

夜渐深，远处的爆竹声不时地传来。这故园山村的初春之夜，该牵动多少人无尽乡思？

盼年

□叶萍

季羨林说，年，像淡烟，又像远山的晴岚。这是季老先生眼里的年。而于我来说，在冬天结满冰花的窗台前，置一盘蒜苗，盼着，等着，看着它抽芽，长高，长成一蓬青绿绿的蒜苗，年，便也有了诗意。

小时候盼年，是从种一盘蒜苗开始的。进入腊月，母亲就张罗着忙年。从山里寻来松柏枝，拿出积攒了许久的橘子皮，再从木工房讨来锯末，准备做腊味。年猪杀了，家里养的鸡、鸭、兔也宰好了，都候着呢。经过一番熏、腌，腊味就做好了，挂在梁上。

然后，母亲对我们说，孩子们哪，该歇歇了，该你们忙年，种蒜苗了。我们雀跃地接受任务。几大瓣蒜，拆散，堆在八仙桌上。我和弟弟妹妹围在桌旁剥蒜。剥出的蒜皮，在地上落了一层又一层，厚厚的。桌上，剥好的白胖胖的蒜，堆成了小山，屋子里飘散着浓浓的蒜香。这味儿真让我喜欢，仿佛闻着，就能触摸着年了。

接下来，蒜头被整齐地铺满盘子，浇上清水，然后，就等着它们发芽了。

掰着手指数过年的日子，每天三回地去看那些蒜，看它们发芽没有。日子有了更热切的期待，觉得每天都是香甜的，连每天早上啃窝窝

头、喝包谷糊糊都有了特别的意义。我们小小的心懂得，好日子是要慢慢等的，是要先苦后甜的。

终于有一天，米粒般大小、淡青色的小芽儿，从蒜头尖上拱出来，娇嫩嫩的，惹人疼爱。蒜苗长得快，一天比一天高，一天比一天绿。我们没事就站在窗台边，不厌其烦地看呀看，用手比划着，它们能长到多高，它们像什么。有的说，像春天的麦苗，有的说像韭菜……还有的说像草。草能吃吗？大家七嘴八舌地反驳，拉奶奶来评判。奶奶一脸慈爱地笑：“你们说的都对！”我们拍手，乐得跳起来。

每天放学回来，我一进门，都会下意识地望向窗台。远远的，翠绿绿的，心里真有说不出的喜欢。北方的冬天，鲜见绿色，家里有这么一蓬绿植，装点萧瑟的冬天，装点新年，是一件多么美气的事！

年，终于在我们的盼望中来了。窗台上的蒜苗长得很高了，亭亭的，好漂亮。母亲轻轻地把它们剪下，拌在饺子馅儿里，放进菜汤里，掺在拌菜里，搁在烙饼里，都是香香的美味啊！年味，也在一茬一茬被剪去的蒜苗里，变得芬芳四溢，诗意盎然。